

“控股”身份烫手？大连圣亚大股东持续否认实控人地位

本报记者 庄灵辉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在异地项目停工及诉讼纠纷等因素影响下,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0593.SH,以下简称“大连圣亚”)2024年度净利骤降。

日前,大连圣亚发布2024年年报。年报显示,2024年度,大连圣亚增收不增利,同比由盈转亏。

业绩承压的同时,再有董事对年报内容提出“不保真”意见。大连圣亚董事吴健提出,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湾投资”)只是大连圣亚大股东,并非控股

控制权问题仍未落定

实际上,这并非大股东首次对大连圣亚相关内容提出“不保真”意见。

2024年年报中,大连圣亚将星海湾投资列为公司控股股东,将大连市国资委列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目前,星海湾投资持有大连圣亚3094.56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4.03%,为大连圣亚大股东。

星海湾投资目前法定代表人为吴健。吴健目前同时为大连圣亚非独立董事。

对于大连圣亚2024年年报,吴健无法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星海湾投资只是大连圣亚大股东,并非控股股东。

实际上,这并非大股东首次对大连圣亚相关内容提出“不保真”意见。

记者梳理发现,至少在2023年半年报、2023年年报、2024年半年报中,星海湾投资方代表董事张梁、朱琨、吴健等就提出过类似意见,理由与吴健此次在2024年年报中提出的理由一致。

对于控股股东身份,至少自2020年以来,星海湾投资方面已多次表示其并非大连圣亚控股股东。

星海湾投资曾向大连圣亚

股东。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大连圣亚当前董事会成员及各高管中,有星海湾投资方面背景的似只余吴健一人。多年前大连圣亚控制权争议公开化后,大股东方面已多次表示对该公司没有控制权。此前,大股东方代表董事已多次对大连圣亚财报中控股股东相应内容提出“不保真”意见,目前相应董事多已离职。

就大股东方面在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委派的代表数量及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等问题,记者向大连圣亚方面求证,对方未进行正面回复,仅表示,关于公司控制权事宜,以公司历来公告为准。

发函表示:“我司虽作为大连圣亚的重要股东之一,目前对上市公司没有控制权,也不是大连圣亚的控股股东,我司的实际控制人亦不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此前,相应董事发表上述“不保真”意见后,交易所曾对大连圣亚下发问询函,要求相应董事补充发表该意见的判断依据,以及判断依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的规定。同时,对于星海湾投资多次表态非大连圣亚控股股东,交易所也要求大连圣亚结合董事会席位、历次股东大会表决情况等说明目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归属等。

彼时,大连圣亚方面回复称,自2008年12月以来,星海湾投资一直是大连圣亚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星海湾投资声明其不是大连圣亚控股股东后,仍控制大连圣亚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的审议结果,大连圣亚的股权结构、主营业务、经营管理控制制度及履行情况均未发生重大变更。大连圣亚方面还表示,公司目前的股权及控制结构未影响公司治理有效性。

大股东方代表董事只余一席？

目前来看,星海湾投资方面在大连圣亚的代表董事或高管席位似已减至1席。

不过,对于上述问询函,星海湾投资方两名代表董事的回复则与大连圣亚方面相反,主要涉及大股东方面代表董事席位较少及投票占比无法影响公司重大决议等。

两名董事提出,星海湾投资在2021年至2022年多次向大连圣亚发文,认为其并不是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同时,在大连圣亚2023年6月28日股东大会上,关于《2022年年报报告及摘要》的议案,星海湾投资方面投弃权票,主要原因也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问题。

两名董事还提出,星海湾投资在大连圣亚董事会提名2人。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显示,星海湾投资占比仅42.3%,并未达到出席股东一半以上的投票权。因此星海湾投资无法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亦不足以对公司重大决议产生重要影响。

大连圣亚也列举了2021—2023年多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审议结果。相应结果显示,大连圣亚列举的8项议案中,星海湾投资方面投出反对意见的均未获通过,仅2项投出同意意见的议案获审议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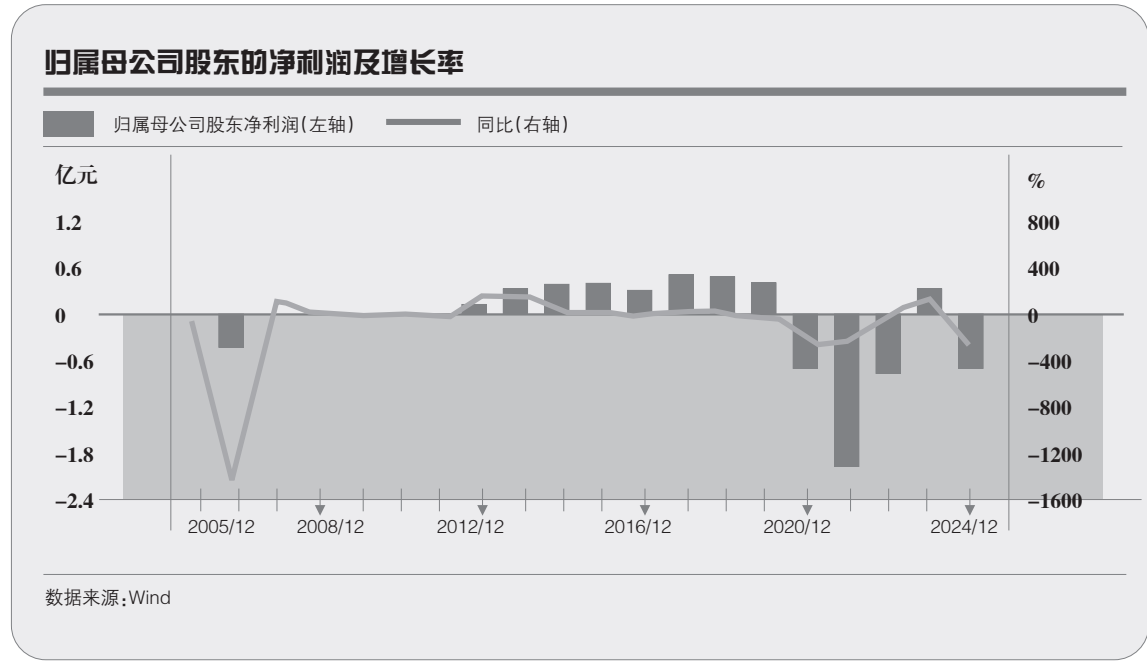
异地项目停工影响仍存

大连圣亚将2024年度业绩亏损归因于诉讼赔偿、异地项目停工导致成本费用化。

控制权事项未完全落定外,大连圣亚2024年净利再度转亏。

Wind数据显示,2024年度,大连圣亚实现营收5.05亿元,同比增长7.93%;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70亿元,同比骤降304.16%;实现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21亿元,同比下滑64.08%。

2025年第一季度,大连圣亚营收净利双降,且仍处于亏损状态。当期,大连圣亚实现归属母公司股



彼时,对于星海湾投资方面代表董事席位,大连圣亚方面曾解释称,根据大连圣亚历年年度报告等资料,自星海湾投资取得大连圣亚股份之日起,其提名当选的董事不超过3名(含独立董事),且大部分处于提名当选2名董事(含独立董事)的状态。

目前来看,星海湾投资方面在大连圣亚的代表董事或高管席位

似已减至1席。

上述提出“不保真”意见的相关董事中,目前只有吴健仍为大连圣亚董事。在2024年7月的董事会换届中,张梁未再任大连圣亚董事。2024年10月底,朱琨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大连圣亚董事职务,且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务。

对于大股东方面代表董事席位及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大连圣亚

方面并未正面回复记者采访提问,仅表示,公司控制权事宜以历来公告为准。

“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规范正常。”对于记者提问,大连圣亚方面表示,公司董事会切实履行《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

资产减值吞噬利润 捷强装备亟待扭亏

本报记者 王登海 北京报道

在经历上市首年净利润破亿的高光后,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强装备”,300875.SZ)陷入了三年亏损超3亿元的困局。

日前,捷强装备发布2024年年报显示,2024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同比腰斩52.81%至1.38亿

连亏三年

捷强装备是一家从事核化生防御装备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应用于各通用型号装备军用核化生洗消车辆的液压动力系统,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上市。

上市当年,捷强装备曾实现营业收入2.68亿元,同比增长9.56%,归属净利润为1亿元,同比增长5.21%,这也是其近年来业绩的高光时刻。

然而,从捷强装备上市次年开始,其业绩颓势逐渐显现。2021

元,归母净利润亏损同比扩大309.78%至2.78亿元。这一数据不仅延续了公司自2022年以来的亏损态势,更将三年累计亏损额推高至3.63亿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观察到,在捷强装备业绩亏损背后,是全产品线的集体“失速”。曾经贡献超90%营收的液压动力系统,从2020年2.43亿元的收入高点一路

年,捷强装备扣非净利润骤降88%,仅录得微薄利润,敲响了业绩下滑的警钟。

从2022年开始,捷强装备的经营状况更是急转直下,陷入连续三年亏损的泥潭,且亏损额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具体来看,2022年、2023年、2024年,捷强装备的归属净利润分别亏损0.17亿元、0.68亿元、2.78亿元,同比减少幅度分别为156.22%、289.68%、309.78%。

对于2024年亏损的原因,捷强装在年报中也进行了阐述。从业务层面来看,部分订单延迟交付

滑坡,到2024年录得-6342.5万元的负收入,同时,捷强装备其他产品线同样未能幸免,生物检测设备、核生化安全装备及配件等收入均大幅下滑。

此外,从2021年起,捷强装备连续四年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与信用减值准备,累计计提金额达2.9亿元,直接侵蚀同期利润总额。

以及新增订单不及预期,严重影响了公司及子公司的销售规模,进而导致净利润减少。同时,液压动力系统产品受部分产品价格调整影响,收入和利润同步缩水。从财务角度而言,商誉减值、存货减值和应收账款减值等导致的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成为吞噬利润的重要因素。2024年,公司资产减值同比增长181.54%,金额高达16026.52万元。

在业绩亏损之外,捷强装备的现金流也呈现净流出趋势。2023年,公司经营产生的现金流量

的负占比情况。

在液压动力系统业务日渐式微的同时,捷强装备的核辐射监测设备业务却曾一度崭露头角。2022年和2023年,该业务的收入分别达到了1.24亿元和1.53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高达213.49%和22.93%,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24年,核辐射监测设备的销售收入也下降至1.23亿元,同比下降1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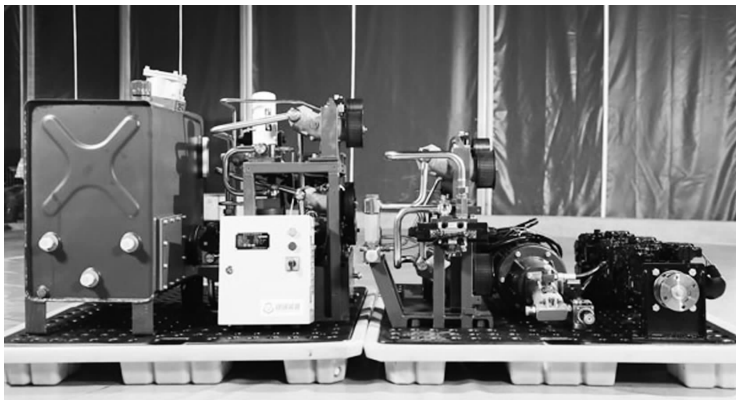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两大业务板块外,捷

在连续亏损三年之后,捷强装备未来是否有明确的扭亏为盈的计划和时间表? 液压动力系统产品营收为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公司是否会调整相关业务策略? 对于上述问题,记者致电捷强装备,其相关负责人要求发函至公司,记者发函后,截至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净额为-3612.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440.59%,主要源于销售回款减少。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054.2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1.74%,原因是本期进行现金管理支付投资款项尚未收回。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14.9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51.56%,系本期进行股份回购支付现金增加。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这也使得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18380.80万元,较上期减少90.48%。

强装备的其他产品线也未能免于难,在2024年同样面临收入下滑的压力。

数据显示,2024年,捷强装备的生物检测设备收入下降至735.90万元,同比下降3.43%;其他核生化安全装备及配件的收入同比下降39.01%,降至5699.36万元;技术服务的收入也下降了29.57%,仅为1035.21万元。此外,其他业务收入也大幅下降58.97%,仅有396.24万元。



图为捷强装备的液压动力系统。

公司官网/图

大额减值

记者梳理捷强装备历年财务数据发现,从2021年起,公司连续四年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与信用减值准备,且计提的减值损失规模总额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计提金额达2.9亿元,直接吞噬同期利润总额。

在捷强装备各项减值项目中,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各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坏账损失计提或转回情况。

2021年,应收账款坏账损失转回12.67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为21.34万元;2022年,应收票据坏账损失8.38万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1607.66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138.81万元;2023年,应收票据坏账损失12.10万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2275.30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223.40万元;2024年,应收票据坏账损失19.98万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755.54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收回251.02万元。

存货方面,其跌价损失在2023年和2024年呈现出明显的增

长态势。2023年,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为583.60万元,2024年,这一数值上升至5258.63万元。

商誉减值同样是公司资产减值的关键部分,且涉及金额较大。2021年,因并购云南鑫腾远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806.35万元;2022年,涉及云南鑫腾远科技有限公司和华实融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商誉减值,共计提1619.41万元;2023年,对北京弘进久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绵阳久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后,计提商誉减值5076.99万元;2024年,仅对上海仁机的商誉减值就高达8968.38万元。

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捷强装备计提的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分别为859.75万元、3404.13万元、8203.29万元、16551.03万元,直接减少了公司对应年度的利润总额,同时也降低了公司的资产净值。